

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

毛澤東

陣線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012

368 期 25-1-1970

社會主義陣線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爲充當美帝走狗鎮壓馬來亞人民革命 傀儡政權正在瘋狂進行擴軍備戰

〔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正在瘋狂地進行擴軍備戰，妄圖撲滅馬來亞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烈火死心塌地地爲美帝推行的“亞洲人打亞洲人”的侵略政策效勞。

所謂“馬來西亞”的傀儡“副總理”、法西斯頭子拉扎克，一月十五日在公布“馬來西亞”一九七〇年度財政預算的時候，大肆叫嚷，要加速擴充警察和傀儡軍隊的步伐。據報導，在拉扎克提出的預算中軍事開支將大幅度的增加，一九七〇年度用於所謂“防務”和“內部安全”的款項，佔本年度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爲了彌補瘋狂擴軍所造成的大額財政赤字，一方面加緊向帝國主義乞求援助，另一方面肆無忌憚地對馬來亞人民進行殘酷壓榨，公然宣布大量增稅。光是根據拉扎克自己供認的數字，馬來亞人民今年將被迫增加一億三千萬元馬來亞幣的納稅負擔。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瘋狂擴軍計劃受到美帝國主義的吹捧；美國駐所謂“馬來西亞”的大使立德曼以主子的口吻稱讚拉扎克提出的新財政預算“是非常合適的預算案”。立德曼還大談今后數年內將有更多的美國資本滲入馬來亞，作爲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的犒賞。

近年來，美帝國主義對馬來亞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大舉滲透。最近，美帝國主義的頭目艾格紐闖到馬來亞活動，目的就是要進一步控制和利用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並且唆使他們進一步擴充反動武裝，以便爲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戰略賣力。

據報導，所謂馬來西亞這個新殖民民主主義產物，從一九六三年泡製出來之後，美帝國主義就指使這個反動集團積極擴充反動軍隊。去年五月，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製

造民族大屠殺之後，更加快了擴充反動軍隊的步伐。

在新加坡，李光耀傀儡集團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也正在瘋狂地擴建反動軍隊。在從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一九七〇年三月的十五個月里，武裝部隊的開支大約佔預算總額的三分之一，爲一九六八年武裝部隊開支的五倍。美帝不但爲李光耀傀儡集團擴充反動軍隊提供軍火和彈藥，還伙同李光耀集團在星加坡設立兵工廠。在此同時，美帝國主義還在竭力爭奪英帝國主義在星

加坡的軍事基地，其中包括龐大的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最近闖到星加坡活動的美帝頭目艾格紐公然宣稱：“美國很可能在英軍撤退之後在星加坡經營海軍基地。”

但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我國的走狗的瘋狂擴軍備戰，絕對阻擋不了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各國人民武裝鬥爭的蓬勃發展。正如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最近指出的那樣：“現在是偉大的七十年代，在馬來亞、東南亞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的烽火到處在燃燒，不管美帝及其走狗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如何掙扎都逃脫不了必然滅亡的命運。”

樟宜巴士車工友鬥爭獲得初步勝利

十幾年來，樟宜巴士車工友在狡猾、頑固資方的無理壓迫，殘酷剝削底下，過着牛馬般的慘痛生活。近年來，資方更制訂了許多苛刻、無法接受的條規律令，豢養了狗腿、爪牙來加緊迫害工友，把工友們本來就痛苦的生活推向更悲痛的深淵。

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本月廿日，全體工友在該會——工業工友聯合會正確路線領導下，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展開了一場堅決的爲改善待遇的怠工正義鬥爭，這場鬥爭在四百多位工友的英勇鬥爭及廣大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迫使資方在一天里，低下頭來，簽署了拖延二年多的勞資協議；並且答應廢除一些不合理的條例，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主要成績如下：

(一)新工友每日以八小時計算，司機由十元加至十元三角；剪票員由八元加至八元二角；月薪工友由二百元加至二百三十元。

(二)新工友：每年花紅由一百元加至一百四十元。月薪工友：由

二百元增至二百三十元。

(三)病假、年假由 25 天增至 30 天。

(四)更換行車時間表必須獲得工會同意。該協議並於翌日起生效。

這次樟宜巴士車工友的英勇鬥爭充份證明了廣大工人是革命、要鬥爭的，充份證明了毛主席所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的論斷的無比正確，說明馬來亞共產黨所發出的“從各個方面加強鬥爭”的號召的無比正確，說明了一切害怕鬥爭，不敢帶動群衆起來鬥爭的所謂“群衆落後論”，必然會遭到工人羣衆所唾棄。只有堅決領導工人羣衆起來開展毫不妥協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保障工人的切身利益。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徹底粉碎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陰謀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道

〔馬來亞革命之聲綜合報導〕蘇修叛徒集團對馬來亞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反帝、反修的立場，堅持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此，許久以來竭力協助英美帝國主義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及李光耀集團鎮壓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

最近幾年來，隨着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外加緊擴張，他們對我國的滲入和侵略也一年比一年瘋狂。早在一九六三年當英美帝國主義拼湊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時候，蘇修就大力給予支持。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蘇修同兩個傀儡政權先后建立了所謂“外交關係”之後，對傀儡政權的支持就更加無恥、更加露骨，對我國的滲入也更加瘋狂更加全面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間創子手拉扎克去歐洲向英、法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乞求軍事援助，他在從倫敦動身到莫斯科之前就公然叫嚷一定要同俄國人“討論武器的問題，我們對俄國武器沒有成見，我們同俄國人是朋友”。蘇修頭目波洛哥爾涅葛羅米科同拉扎克秘密交易的結果，雖然沒有公布，但據西方報刊透露

，蘇修答應以價值一億多美元的軍事裝備援助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鎮壓馬來亞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裝鬥爭。在政治上，蘇修叛徒集團也竭力給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及李光耀集團撐腰，為他們出謀劃策，要他們更進一步反共、反中國和反人民。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蘇修叛徒集團的官方報紙《消息報》無恥地重覆帝國主義宣傳的陳腔濫調，說什麼“東南亞華人正在被北京的共產黨員所利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反動透頂的《新時代》在評論英帝在遠東新的軍事部署時，也大肆放毒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因為英國即將撤退而感到特別不安，這不只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是因為他們對北京的領袖們在對東南亞鄰國的不顧一切的政策的恐懼所造成的。”在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不久，蘇修叛徒集團無視鐵一般的事實，公然造謠：“這個所謂騷亂是北京唆使馬來亞華人挑起的。”這就充分表明，蘇修叛徒集團為了達到反革命的罪惡目的，不惜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已經墮落到何等地步了。

這幾年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滲入也達到空前未有的規模。他以進行貿易為名，通過馬來亞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瘋狂地掠奪我國的天然資源，和吮吸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最近幾年，蘇修每年從馬來亞進口樹膠、錫和其他商品達二三億元之多，而出口則只有七百五十萬元左右。這樣，蘇修一方面從我國盜取大量的工業原料，另一方面又給傀儡政權提供了大量外匯，在經濟上給他輸血。

去年年初，為了進一步擴張蘇修對外貿易部長巴托列切夫親自闖到馬來亞進行陰謀活動。他在吉隆坡和新加坡不斷吹捧傀儡集團，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各種花招，對傀儡政權所搞的什麼“發展計劃”表示十分關心和讚賞。並且滿口答應，要給予經濟的支持，他表示當蘇修準備提供一批期限達十年至二十年的低息貸款，以穩定吉隆坡傀儡政權的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他們還在策劃同李光耀集團合伙創立一間資本達數百萬元的手錶零件廠，甚至表示願意幫助吉隆坡傀儡政權建立飛機工業。

去年九月，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着“促進貿易和加強經濟合作”的幌子在吉隆坡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工商業展覽會”。事實上，蘇

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利用這個所謂“展覽會”來進一步勾結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以便進一步進行經濟滲透和政治控制，正是為了討好馬來官僚資本家在“展覽會”上的很多展品，例如挖掘機和拖拉機不惜削減利率，以低於市價三十到五十巴仙的價錢，直接賣給馬來官僚資本所控制的機構和企業，他們對偽“人民信託局”特別殷勤，因為這個機構是偽政權發展馬來官僚資本在工商業方面的勢力而特別設立的。這就進一步表明，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傀儡集團的馬來沙文主義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

蘇修以進行“文化交流”為烟幕，派出大批特務以學者、教育家、科學家、作新聞記者的身份到我國來進行陰謀活動，在同傀儡政權建立所謂“外交關係”以前，他們先派出以新聞記者為名的特殊人物到吉隆坡和新加坡進行不可告人的活動，為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滲透鋪平道路。在建立所謂“外交關係”之後，他們的貿易代表團、工會代表團、考察團、芭蕾舞團、技術人員、留學生等，就一批一批的闖了進來，到處傳授他們反共、反人民的所謂“經驗”；同時蘇修還邀請傀儡政權的部長反動政客、官僚買辦資本家、黃色工會的頭目，新聞記者等到蘇聯去，對他們竭盡討好拉攏之能事。他們還提供了所謂“獎學金”，力圖誘騙馬來亞學生到蘇聯去受訓，使他們成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工具。為了適應他們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侵略的需要，蘇修先是往新加坡同當地大買辦合伙設立聯營船塢公司，最近又先后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簽訂航空協定。這樣就更加方便他們形形色色的特務進入我國進行滲透活動。

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我國的反革命活動真是無孔不入。為了加強配合美帝拼湊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包圍圈，和鎮壓亞洲人民的革命鬥爭，蘇修最近拋出了關於建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並以經濟、軍事和技術援助為釣餌，大肆進行遊說。廣大群衆一眼就看穿這不過是當年頭號戰爭販子杜勒斯拼湊起來而早已破產了的“東南亞條約機構”的翻版。但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為了挽救他們搖搖欲墜的傀儡政權，却希望從蘇修的擴張活動得到有利的支援和喘息的機會。因此，對蘇修的一切罪惡活動大開方便之門，而對這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更是感覺興趣，而給予全力支持拉扎克還大肆吹捧蘇修無恥地讚揚蘇修對他們伸出了友誼之手”。馬華公會頭子陳東海更厚顏無恥地公然表示，希望蘇修能在東南亞扮演一個警察的角色，這一伙對人民窮兇極惡，對主子奴言卑膝的賣國賊，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馬來亞人民從自己的革命實踐中深深地體會到反帝必須反修的偉大真理。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九年六月廿日聲明在論述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馬來亞所扮演的角色時，明確地指出，這伙叛徒和英美帝國主義是一丘之貉。

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已經堅持了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的我國各族人民，更加看清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不論是英帝、美帝還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都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我國人民革命事業的發展，我國人民決心沿着毛主席所開闢的革命航道勝利前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是一定要遭到可恥的失敗的！





歪曲事實、造謠的是誰

貧黎

自從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廣播以來，發出了真正代表人民的心聲，這使得傀儡集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除了通過所謂法律，嚴禁人民收聽、出版、宣傳以外，他們的大小頭目還在每一個集會上提出警告、發出哀鳴，說什麼「這個電台所廣播的一切均不符事實，挑撥各族團結的……」說什麼「由於他們破壞大馬人民的團結，而造成「五·一三」事件的爆發……」最近，甚至在郵件上也蓋上「勿散播謠言」的字樣以防人民造反。

這些作法，只能說明他們心寒膽怯只能是他們紙老虎本質的自我暴露，企圖以此污蔑和詆毀馬來亞共產黨和她為人民所設置的革命之聲電台，貶低她的影響這是絕對不會得逞的！

讓我們看看，到底是誰在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在造謠？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播出的每一個報導，所揭露的反動派的每一樁罪行，都是証據十足的，是反動派不敢也絕對無法否認的。革命之聲電台揭露：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是“五·一三”大屠殺的兇手，他們親自計劃和指使“馬來亞民族統一機構”的大幫暴徒，在哈侖的家集合，然後從他家門口開始下手行兇，見人就殺；接着又以“維持治安”為借口，出動大批僞馬來軍團和所謂“保安部隊”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這個事實，難道他們能够否認嗎？

他們手上所沾滿的人民的鮮血洗得掉嗎？革命之聲電台揭露：傀儡政權實行所謂“工作准証”制度，橫蠻無理剝奪了十多萬華、印族工人兄弟的工作權利和生活權利；所謂“聯邦土地發展局”實在是外國壟斷資本勾結馬來官僚資產階級掠奪我國財富和剝削農民的一個重要的工具；傀儡政權的所謂“建國青年隊”是把失業青年訓練成爲他們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破壞各族勞動人民的團結的工具，和充當他們的炮灰，是一條青年人的死路；傀儡政權的所謂“新經濟政策”是爲了更進一步讓外國壟斷資本家掠奪我國財富和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而他們的所謂“馬來人特權”更是反動的東西，是少數馬來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各族人民的特權；李光耀集團賣國求榮、迫害勞動人民，是工人階級的死敵；以及揭露美、日、蘇等對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滲透和陰謀活動的大量事實，等等。所有這些，有哪一件、哪一樁是不符事實、是造謠；有

哪一件、哪一樁他們否認得了。

相反的，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口口聲聲說什麼“照顧人民”，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到處血腥鎮壓工人罷工鬥爭，粗暴地迫害、驅趕貧苦農民，殘忍地壓制漁民爲生活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肆無忌憚地逮捕、控告、迫害小販，窮兇極惡地對付各族人民大眾？你們說什麼“美化市容、改善衛生”，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用暴力強迫鵝嘜巷貧民窟的居民，迫使兩千多名貧苦居民無家可歸？你們說什麼“保護公民”權利，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造成幾十萬勞苦大衆受苦受難，同時迫使幾十萬公民變成“非公民”而失業、痛苦？你們說什麼“發展工業”，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請來了外國壟斷資本家，給他們多年免交所得稅，爲他們尋找廉價地皮、廉價勞工，替他們立法，保護他們在本地的吸血工業，壓制民族工商業？你們說什麼擴充武裝部隊，以“保護人民”，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的武裝部隊於“五·一三”大屠殺中，瘋狂地到處開槍殺害無辜老百姓？你們說什麼“民主政治”，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肆意地、蠻橫地逮捕、監禁、毆打、虐待、殺害革命人民；剝奪人民的結社、集會、言論、旅行、讀書、居住、工作、參與政治等基本權利？你們說什麼“馬來西亞”是什麼“獨立國家”，但是，你們又怎樣解釋美英帝國主義仍然死硬地控制着馬來

亞（包括星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實權？

你們又惡言惡語地說什麼馬來亞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是什麼“恐怖份子”、“匪徒”，但是你們又如何解釋馬來亞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長期以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馬來亞抗擊美英帝國主義統治馬來亞，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滲透、打破馬來亞的革命鬥爭，掠奪馬來亞的資源，反擊你們和李光耀傀儡政權對馬來亞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維護馬來亞人民的種種權利，爲馬來亞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黑暗統治，爭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國家獨立的偉大鬥爭和功績？所有這些有哪一件、哪一樁不是歪曲事實、造謠中傷、挑撥各族的團結？有哪一件，哪一樁不是出賣民族、出賣人民、出賣國家？

俗語說：“烏鵲的翅膀遮不住太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動派任何騙人鬼話也瞞騙不了人民，真正歪曲事實、顛倒是非、造謠污蔑、破壞團結的正是這伙罪大惡極的劊子手、人民的公敵帝國主義的走狗——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是我國各族人民自己的電台，她有力地暴露敵人，明確地指明鬥爭的目標和道路，她的指示我們句句聽、牢牢记，認真照辦，反動派狂妄叫囂，可以休矣！

熱愛集體 忠于工作的好干部 ——悼郭志賢同志

(南區通訊員)

郭志賢同志是我黨屬下——牛車水／丹絨巴葛支部的一位好干部、好同志。

今年的元月二日晚上，黨淡申支部爲籌募救濟水災難民之賑款而舉行“革命文藝義演”，該支部曾應邀參與客串演出。郭志賢同志乃主動地要求協助義演工作。誰料，義演之後，已是十點左右，郭同志於駕摩托車回家的途中，不幸發生了意外車禍，頭部受創，被送進“中央醫院”。結果，經歷兩天的昏迷，終因傷重不治，於四日下午逝世，卒年僅十九歲。

郭志賢同志參加支部的活動還不及一年，但表現得非常積極肯幹。他“熱愛集體，忠於工作”，每星期堅持不懈地進行售賣黨報工作；凡支部有工作任務分配給他，他都能很好地完成。由於他進步得快，被選任爲支部圖書館的管理員。

在黨的積極培育下，志賢同志

不但愛憎分明，而且“三互”精神強。對於美英帝及其拉赫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他滿懷階級仇恨。爲了擊垮反動派的抽兵陰謀，他堅決地抵制“國民服役登記”法令，不去當僞軍兵。他認爲李光耀瘋狂地大量征兵，完全是爲了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及李光耀集團的利益；完全是爲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的需要的反動措施。除此，對於反動派的反動行徑，他也必然積極地給予暴露或抵制或打擊。總對於黨或人民群衆開展的各種鬥爭，他總是堅決勇敢地響應，從不缺席。甚至在他臨死前數天，還光榮地參

(轉入第十二版)

泰國反動派勾結 拉赫曼 拉扎克集團進攻人民的罪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報道]去年十月以來，泰國他儂反動集團在美帝的指使下，日益瘋狂地配合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向活躍在馬泰邊境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和邊境地區廣大人民發動進攻。從去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的短短三個星期的時間里，泰國反動派就先后在宋卡和曼谷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軍政頭目舉行過兩次會議，策劃新的陰謀。

這之前，泰國反動頭子他儂曾兩次召開內閣會議，決定成立由巴博他威等直接指揮的所謂“泰馬剿匪委員會”，增派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到馬泰邊境充當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幫兇。從十月五日起，他儂還親至泰國邊境，向吉蘭丹邊境地區的雙溪波洛、永縣、胡索、雙溪巴基等地區進行掃蕩。十一月十八日又出動空軍直接參加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霹靂北部宜力、高烏地區發動的反革命圍剿。

去年十二月，馬泰反動派又乘美帝僕從會集金馬崙參加美帝控制的侵略性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會議的時候，密商破壞馬泰邊境地區各族人民的罪惡計劃。今年一月五日，泰國反動派決定把所謂泰國軍警配合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進攻馬泰邊境地區各族革命人民的大權，正式移交給所謂“剿共指揮部”。與此同時，泰國反動派還派遣一批特務在美帝顧問率領下到吉隆坡研究所謂“心理戰”，策劃對邊境地區革命人民進行新的破壞。最近期間，他儂反動集團叫嚷：要把馬泰邊境、泰國隸屬的鄉村群衆趕進集中營。

泰國反動派這一切罪惡活動表明：他們甘當美英帝國主義的奴才，企圖進一步驅使泰國青年充當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替死鬼，為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火中取利。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是一支久經革命戰爭烈火考驗的英雄的部隊。廿多年來，這支英雄的人民軍隊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英帝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泰國反動派緊密配合下的反革命圍剿，越戰越強。去年一年，盡管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泰國反動派多次發動聯合進攻，但是，民族解放軍的力量日益壯大，給敢於進犯根據地和游擊區的馬泰反動軍警以迎頭痛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民族解放軍還深入到拉赫拉、拉扎克集團的所謂“最安全的地區”，突擊敵軍車隊，炸毀公路、鐵橋，襲擊警察局。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給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越來越沉重的打擊。在民族解放軍的打擊下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內部一片驚慌。一月五日和六日

會兒又說什麼“由於地勢險要，要消滅共產黨是不容易的。”等等，這真是語無倫次，在絕望中的哀鳴。

廿多年來的事實不斷證明，英帝、美帝、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都救不了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狗命。靠着美帝援助苟延殘喘的泰國反動派的配合，更加不能挽救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必然的覆滅。可以肯定，不管他們怎樣互相勾結狼狽為奸，都必將遭到我英雄的民族解放軍和根據地、游擊區，革命人民的鐵拳的嚴厲懲罰，等着他們的只是一個可恥的下場！

艾格紐出巡馬來亞的丑態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短評]美國副總統艾格紐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闖進馬來亞進行了幾天的陰謀活動後，又慌慌張張地溜走了。他是受尼克松之命，為了進一步控制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以便取代美帝在我國的統治地位，而兜售臭名昭著的所謂“尼克松主義”而來的。這樣一個大人物的出巡，照理應該堂皇有點排場，然而不然。從來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的美帝，到底作賊心虛，神經緊張到了極點。

請看，為了這個大人物的出巡，不但美帝的特務不遠千里而來，親臨現場採取空前嚴密的保命措施，而且傀儡們為了迎接主子的“光臨”，更是心驚胆顫、手忙腳亂，真得好像天下就要大亂的樣子。這也難怪，美帝從過去的經驗已經料到，他的這樣的一個頭目到馬來亞，就像過去所有的頭目出巡外國一樣，即將引起廣大群衆的憤怒和反對，所以早在艾格紐動身之前幾個星期，美帝就派了特務頭子到吉隆坡和新加坡對傀儡政權作了詳細的指示還不放心，又親自部署保命措施。在艾格紐來到吉隆坡之前幾天七十名美國特務已乘專機先到對傀儡政權所採取的保命措施作最後的檢查。而從機場到住所的長達四、五英里的公路，以及凡是艾格紐要去的地方，他們都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反覆的檢查，真得從他們心驚膽寒的神情看來好像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有游擊隊埋下的計時炸彈

，好像吉隆坡是一個真正的戰場。盡管吉隆坡傀儡們對美國主子大獻殷勤，並且在保命措施方面作出保證，除了原有的四千多偽警之外，另外又加派了三千五百。但是美帝的特務還是不放心，還是要親身用各種所謂“最現代化的儀器”進行檢查，甚至連頭號傀儡拉赫曼的所

謂“官邸”也在所不免，令得傀儡當局當衆出丑，極為難堪，只得在暗地里埋怨主子不顧奴才的面子。

艾格紐所乘的飛機到達之前的一小時，美國特務和傀儡們更是如臨大敵，緊張到了極點，從機場到市區，一路戒嚴，真是步步一崗，十步一哨。其實艾格紐所坐的汽車是特地從美國運來的防彈汽車，而且一輛還不够，要兩輛。在吉隆坡是這樣，在新加坡也是這樣。不同的只是李光耀更加洋奴像十足，親自指揮之外，還派他的親信曾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受過訓的警長陳家彥去負責保護主子的工作。全島戒備森嚴，偽軍警連同后備隊傾巢出動，使李光耀為了隆重迎接美國主子駕臨所辦的“喜事”，頓時充滿了殺氣騰騰的恐怖氣氛。這對李光耀原想竭力奉承討好主子的心意，真是莫大的諷刺。

美帝國主義是世界人民的公敵，美帝頭子出巡就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馬來亞人民從艾格紐的出巡所表現出來的丑態更清楚地看到，美帝國主義外強中乾，空前孤立的困境，也更清楚地看到傀儡政權奴顏屈膝賣國求榮的嘴臉。





立即停止你們的法西斯暴行

——哥打丁宜合茂錫礦場工友——

我們一百多位哥打丁宜合茂錫礦工友，爲了抗議反動資方利用反工人的“工業法令”無理開除全體工友，被迫採取停工行動至今已經三個多月了。

反動資方非但不誠意解決，而且勾結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企圖以暴力鎮壓，破壞我們的正義鬥爭。去年十一月一日，資方以發薪爲借口，引來大批殘暴隊、警察、特務重重包圍礦場，妄圖以此嚇倒工友們；但是，他們失敗了，工

友們不但嚇不倒，反而一齊向前逼進，圍住資方問個究竟。反動資方見勢不妙，用汽車撞工友，而同他一齊來的一群大小嘍囉也露出青面獠牙，拔出警棍野獸般地毆打工友。在工友們團結一致，充份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以暴力給以反擊下，他們只得夾着尾巴灰溜溜逃走了。十二月二日，反動資方黔驥技窮，竟然割斷了電流。同時，爲了破壞我們的鬥爭，他們派走狗、殘暴隊日夜在我們罷工場地巡邏，製造白色恐怖。

今年一月二日下午四時半，拉

赫曼、拉扎克反動政權出動了九輛大小警車、整百個全副武裝的殘暴隊，在特務人員的帶領下，開進錫礦場再一次向我們進行血腥鎮壓，他們把罷工場所的標語全部塗掉，將工場懸掛的布條，工友們製作的一些手工藝品也被拿走，特務抄錄了所有在場工友的居民証。最後，法西斯殘暴隊還逮捕了我們合茂錫礦場的六名男女工友及多名來訪的左翼工團的工友。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勾結反動資方進行的這一系列暴行，充份暴露了他們的反人民本質，也大大激起了工友們的憤慨和強烈反抗。我們嚴厲譴責反動資方的卑鄙行徑！我們嚴厲譴責反動政權勾結反動資方鎮壓、逮捕罷工工友和其他工友的可恥罪行！傀儡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工友。

我們全體工友在反復的尖銳鬥爭中得到了鍛鍊，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決心堅持鬥爭，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我們呼吁：馬來亞各族同胞們，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關注我們鬥爭的發展，並給予必要的援助，直到取得罷工鬥爭的勝利！

個年老的婦女也要求載他們去家里拿“居民証”，看看家園情況……爲了解除災民的掛念，我們盡力的帮助他們，也盡量地說服他們不要留在災區，探望完畢，就隨船出來以免發生意外。

夜已深了，黨的救災人員和其她團體的同志們有的已離開了，天已不再下雨了，水退了一尺多，而且還在繼續地退。我們部份黨的干部爲完成黨分配下來的工作：守住洪水，守住船隻，爲人民負責。我們的同志不畏那刺骨的寒風，頂住疲勞的“襲擊”，堅守在波東巴西，要守到洪水退完，要守到天明。

守衛在災區的紅哨兵

北區通訊員

高玲

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早上九點多，我黨救災人員在連綿不斷的雨水打襲下，到了波東巴西；只見那較低的屋子只剩下一些亞答葉，在那白茫茫一片的災區裏，許多比我們早來的同志，正忙着救老弱婦孺出災區，由於我們的船未到，只好用幾塊木板釘成小木筏，由四個人抬着或用大油桶把災民疏散到不受水淹的地方。

看到這種情形，我們一伙也一湧而下，水是冷冰冰的。風不斷地吹，雨不停地地下，很是寒冷。但是，當看到那困在屋內的老人和那些來不及逃走，而在桌子上面向外招搖着手，高喊救命的小弟妹們，想到焦裕祿那“抱病涉水探洪流”的情景，我們就向那災情嚴重的地方摸索前進。“同志們，那邊角頭屋裏有一位老公公還沒有救出，你們去救他吧！”四個同志抬出了老公公又抬出了老婆婆……

好啊，我們的船載來了，還有我們的救災隊伍也加強了。大家分了工，就投入緊張的搶救工作中去。

懂得游泳和划船的同志三五成群跟着船到那水流急、洪水高的“菜芭”去救人。在那邊，水深六七尺，一個成人掉下去是看不到的；有的同志推着粗制的木筏到那些水比較淺的地方去救人。碰到一些老人不大放心離開家園的，大家就勸他們以生命爲重，乘着洪水未淹到之前盡速離開。

一位老伯伯坐在我們的木筏上憤怒地說：“平日李光耀口口聲聲

說他們是爲人民服務，但是這裏水災這麼嚴重，却見不到半個他們的鬼影”，他停了一下又說：“還是多虧你們這些人，不然水再漲高一些，我們都不知如何是好，可能會被淹死的。”“他們不是有很多游艇嗎？爲什麼不來載人呢？”小陳

這麼說。“游艇？大概是李光耀怕來這裏弄髒他載外國人的游艇吧！”小張氣憤地說。“到了到了，多謝你們多謝你們”，老伯伯感動地說。夜幕漸漸下降，波東巴西受水災影響的災黎大多數已救出危險區。這時，李光耀的少爺兵才姍姍來遲。傀儡兵到波東巴西災區來示威，裝模作樣地走了幾回就算功德圓滿，收兵回營了，反正明天報紙會說軍警落力救災就算了。群衆看到如此這般的“子弟兵”放聲大罵“加由，要是等你們來救人，波東巴西不知要淹死了多少人？”

在朦朧的燈光下，我們的同志照舊進行着運載災民的工作，康樂和縫業的同志也來了，他們帶來了藥品、衣服和可充飢的餅乾。負責同志基於水已在下降，雨也漸停了，在十二點前後若沒有大雨是不會再漲的。而且災民多已撤出危險區，剩下的大都住在兩層樓的屋子里，大水不再漲高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就分配一部份同志回去，另一部份同志留下來觀察災情的變化行事。

“夜涼如水”這句話我們這些在水里浸了整十個鐘頭滿身濕漉漉的同志，今夜可有特別的感受，但是，皮膚受點冷有什麼關係呢！大家都抖擞精神，守衛在災區。這時有些住在坡底工作的災民得知家里被水所淹，匆忙趕到，要求我們載他們去看看家里大小是否已撤出險境；一些從災區出來的人也要求我們送他們回去，因爲他們的家人住在二樓上，從早上只吃了一點麪包，現在買了點心要給家人充飢；幾





毛主席著作選讀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泽东

(一九二六年三月)

(續上期)

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却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沙面罷工(+)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佔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僱農而言。此等僱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於同一緊要的地位。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游民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

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續完)

注釋

(+)指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員罷工和長江船員的罷工。香港海員罷工堅持了八個星期，經過激烈的流血的鬥爭，最後香港英帝國主義當局被迫承認增加工資，恢復原工會，釋放被捕工人，撫恤死難工人。長江船員工人繼起發動罷工，堅持兩星期，也得到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後，就在鐵路工人中進行組織工作，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各個主要鐵路線上，都在共產黨領導下有過罷工鬥爭。最有名的一次，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漢鐵路（即北京到漢口的鐵路）工人們為爭取總工會的自由而舉行的總罷工。為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蕭耀南，在二月七日對罷工工人實行了殘酷的屠殺，是為歷史上有名的“二七慘案”。

(+)開灤煤礦，是開平灤州兩個煤礦區的總稱，在中國的河北省，是互相聯系的大煤礦區，礦工五萬餘人。英帝國主義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時候掠奪了開平煤礦，中國人乃另組灤州煤礦公司，後來又并入開灤礦務總局，兩礦遂都為英帝國主義所獨佔。開灤罷工，是指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罷工。焦作煤礦原屬河南省，在現在平原省的西部，是中國著名的煤礦區。焦作罷工，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的罷工。

(+)沙面當時是英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七月，統

治沙面的英帝國主義者，頒布一新警律，規定沙面中國人出入租界，必須攜帶貼有本人象片的執照，但外國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布罷工，抗議這個無理措施。結果英帝國主義者被迫取消了新警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後，六月一日開始上海總罷工，六月十九日開始香港總罷工。前者參加罷工的人數為二十餘萬，後者為二十五萬。香港大罷工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

(+)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間祕密團體，這些組織的組成分子主要是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流氓無產者等。在中國封建時代，這類成份常常以宗教迷信為聯系紐帶，而在家長制的組織形式下，形成種種名目不同的組織，有的還擁有武裝。他們曾經用這種組織去求在社會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時期中曾經用以發動鬥爭，去反抗壓迫他們的官僚和地主。但很顯然，農民和手工業者是不可能從這種落後性的組織中得到出路的。這種落後性的組織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強勢力所操縱和利用，加上他們帶有盲目的破壞性，因此有的就變成了反動的力量。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的時候，曾經利用過這種落後的組織作為破壞勞動人民團結和破壞革命的工具。當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力量盛大興起以後，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組織，這類原始的落後的組織就失掉了它們的存在價值。

世界人民贊頌毛主席

毛主席是當代的列寧。毛主席的話，照亮了人類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永遠鼓舞着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爭取解放和進步的鬥爭。”

——一位伊拉克朋友

“我們要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因為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智慧的海洋，真理的寶庫，是反對和戰勝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

動派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要走到哪里就把毛澤東思想宣傳到哪里，讓毛澤東思想傳遍全世界。”

——一位阿爾巴尼亞戰友。

“毛澤東思想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使美帝蘇修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我們相信，在這嶄新的時代里，敵人一定要失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定將照亮全亞洲、全世界。”

——一位羅馬尼亞工人



最不好笑的笑匠

長天

又說發現了“馬共的訓練營”。這一次是加影的樹膠園，從大路走到“營寨”僅需時約廿五分鐘。這個“營寨”據說有“瞭望台”、“籃球場”、“課室”、“食堂”、“宿舍”……從其傳說的規模看，的確是一個堂皇的“營寨”呀。可是，又到底真的是武裝革命的民族解放軍的休息處和供養地嗎？“行動理事會”忙了好幾天，“部長”們也費神研究了好幾天，結果吞吞吐吐地說什麼“沒有跡象顯示接受武器訓練”、“只作爲學習共產理論之用”……前些時候，某些報章，大字標題，說是首都附近發現共產黨軍隊，大事不好了。後來又有一家報章，爲了顯示與衆不同，竟“關”起謠來，特別訪問那個園的主人，前前后后，矛盾重重。這個戲，開頭真有點鬧烘烘，可是，到了被証實是“某些青年承包割膠的宿舍”後，所謂“營寨”的神話，立刻變成了笑話。

像這樣的笑話，已經不只一個了。大家記得泉成黃梨園的那幾根道具木槍，幾個紅衛兵娃娃嗎？那幾根木槍、幾個娃娃會哄動一時，成了本國的頭條新聞。（自然，在外國，這恐怕不過是一則報屁股）當局爲了此事且開了記者招待會，把所謂“虜獲的共黨物品”展覽一番，連《陣線報》、《新青年》也拿出來示衆。這時，革命來了

的歇斯底里驚叫雖然很大聲，但我敢相信一點也不緊張。因爲既使再造那麼幾萬根木槍，幾萬個娃娃，對於統治者也不會有什麼威脅的。我想，倘若共產黨真的只會“木槍革命”、“娃娃革命”，那麼拉赫曼倒可以高枕無憂，又何必這樣喪魂落魄，憂心忡忡呢？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呀，現在馬來亞共產黨是真槍實彈的，是真人真事的革命，這就不能不使拉赫曼、拉扎克一伙恐慌失措、魂飛魄散了！由於這樣，泉成園的“軍事行動”，說穿了不過是一個鎮壓人民罷工的反動陰謀，那個“訓練營”的神話，更是一個幼稚得無比的笑話。

製造這樣的笑話，只有說明這些並不幽默的傢伙，實在已經給人民的革命傾向、革命要求的思想嚇得昏頭昏腦。他們現在已經變成像進攻飛車的唐吉·訶德那樣，騎上瘦弱的驢子，到處橫冲直闖，到處假想敵人。一片樹葉落地，可以使他們跳得半天高，一聲雷響，可以使他們瘋狂！他們越是玩弄手上的槍械，就越害怕人民擁有槍械，他

們現在每走一步，就越接近死亡一步，就越要懷疑身後的一切，甚至連自己的影子也不放心。

加影園的“營寨”笑話，如果比起泉成園的那個，是略爲遜色的。被“發現”的除了擁有十幾年歷史的“營寨”規模外，就只搜到一些書籍、一個半導體收音機。（部長說，這個半導體收音機，是用以收聽“革命之聲”的。一采）此外，未見公布搜到什麼特別物品。我想，爲什麼不把割膠刀也列入“虜獲”的物品名單上呢？膠工是必有膠刀的，索性加上“武器”一詞，不就更富有革命的刺激嗎？大家早就知道，他們有一條奇怪的禁令：“不准任何集會示威，不准攜帶武器，包括玻璃瓶、石頭、鷄蛋……”這條明文，幾年前已經通行了，現在搜到割膠刀若干，不能振振有詞，來一個“擁有非法武器”甚至企圖“武裝革命”的方便罪名嗎？但這只屬於奇想的一種，倘若割膠工人不能擁有關刀，則所有人民一概應斬斷雙手，以避免暴動時，以手用武。

有人說，同樣的笑話只能說一次，第二次便不好笑了，這話很有道理。現在我們這種笑話聽多了，自然覺得笑話本身並不好笑，倒覺得製造笑話的人好笑極了，笑他們什麼？笑他們既愚蠢、又低能、既下流又卑鄙，笑他們是一批最不好笑的笑匠。

歐洲社會主義的燈塔

星羣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
歐洲社會主義的燈塔
你是英雄人民的國家
你照耀着古老的歐羅巴

一手拿槍，一手拿鎗
爲了擊敗敢來侵犯的敵人
爲了保衛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英雄的人民——阿爾巴尼亞

黑暗統治着歐羅巴
遼闊的歐羅巴是一片黑暗
是你，不屈的阿爾巴尼亞
向歐羅巴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共產主義偉大的旗手
恩維爾·霍查
是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

是阿爾巴尼亞人民最偉大的領袖

黑暗統治着羅斯亞（
豺狼闖進了克里姆林宮
是你，英雄的阿爾巴尼亞
敲響了修正主義叛徒們的喪鐘

莫斯科吹起股股寒流
吹不進堅強如鋼的阿爾巴尼亞
北美洲吹來陣陣歪風
永遠壓不倒英雄的阿爾巴尼亞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
歐洲社會主義的燈塔
你是人民的英雄的國家
你照耀着古老的歐羅巴

註（-）：羅斯亞，即蘇聯，由俄文（POCCUR）音譯而成。

主席語錄寫上牌

北加里曼丹（潮州民歌）

主席語錄寫上牌，
村邊路口樹起來；
開工經過讀一讀，
革命干勁鼓起來。
主席語錄寫上牌，
田間路上樹起來；
挑肥下田添干勁，
禾苗喜得站起來。
主席語錄寫上牌，
低產田上樹起來；
社員決心奪高產，
產量高高躍起來。



帮閒小丑的“閑情”

——評“故鄉山水”

勁箭

在各族勞動人民正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今天，帮閒派詩人唐林繼去年出版的毒草「母親的淚」之後，再出版了一本閑情逸致的詩集：「故鄉山水」。

綜觀這本「故鄉山水」，我們發覺到這位唐林對於反動派歷來迫害人民的罪行，特別是「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罪行，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不但不發一矢一石，反而把他自己「裝成夢遊患者」，「清高的坐現代汽車」，四處去閒逛，塗下了一些吟風弄月的詩篇。在唐林的筆下，祖國的壯麗山水變得索然無色，只剩下一些慘淡景象：「衰老」、「頹唐」、「黯淡」、「寂寞」……，等等。難道祖國一派大好山河就是如此「黯淡」麼？不是的。唐林是有意散播灰色的情調，不惜嚴重歪曲現實，企圖使人們看不到前途的遠大和前景的光明，也就是要模糊人們對現實的應有認識，轉移人們對現實不滿的注意力，「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魯迅先生語），進而麻醉和腐蝕人們的鬥志，使人們沉淪於更無聊賴的境地之中。

在「故鄉山水」的前言中，唐林坦率宣布了他的主張：「我將所見所感寫下來，輯起來，再印出來；是給自己來紀念，也帶點做廣告的商業味兒……我一點崇高目的都沒有，要之就是宣揚自己。」

原來寫文章，搞出版，就好像做生意一樣，為了名利雙收，則不妨大做「廣告」，自吹自擂。即使是害人的貨色，只要有錢可賺，合乎「商業未兒」，則受害的讀者，或死或活，也可以一概置之不理。這種表白，描畫出唐林那種唾面自乾而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卑劣行徑，到底明明白白顯出了文化市儈的嘴臉來！

在階級的社會裡，這個所謂「自己」，並不是孤立地存生的，它無不打下了階級的烙印。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作家，他們的思想意識必然要通過文藝或其他形式反映出來，「宣揚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人民的作家，他們的思想意識也必然要通過文藝或其他形式反映出來，宣揚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世界上絕對沒有一個作家「宣揚」一種不屬於任何階級思想意識的「自己」的。

那麼，唐林的「宣揚自己」是「宣揚」些什麼呢？他所宣揚的是反動統治階級腐朽的情感和風花雪月的濫調。略舉一二例以說明之：在「蜜月行」裡，他申言要「使生命充滿了幸福」；所謂「充滿了幸

福」不是別的，正是宣揚唐林夢寐以求的資產階級的腐爛的生活。還有，他的「奔走在祖國的山和水間」，並不是要想寫出好的詩篇，來鼓午人民為祖國幸福的明天而不懈的奮鬥，而是飽醉之餘的閒逛，發抒一些無病呻吟的哼唱。他「繢想」的不是人民的疾苦，而是「日黎河的吉羅魚香滑」！

在「故鄉山水」裡的一些詩篇，唐林還穿插了一些抗日戰爭和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史實。這是不是作者有意要描畫這幅偉大的圖畫呢？不是的。他不過用來點綴他的「山水」詩，以滿足一些獵奇的人；而有時更不惜加以歪曲和誣蔑。

「鐵蹄」南侵，不是寫馬來亞各族人民奮起救亡，可頌可歌的一章，反而極力渲染戰爭的恐怖：「山崩樹倒」；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不是寫英雄兒女的光輝事跡，反而代英帝及其走狗宣揚白色恐怖，什麼「憶想悚寒」……

對於已犧牲的先烈，唐林更不

惜加以歪曲和污蔑。請看下列詩句：「風燭殘年的祖國曾經淚洒，濺血捨身的兒女都沒有名。」

縱「賓虛」雙燈射照，沒一個犧牲兒女碑石，

——「紀念祖母」

英雄的兒女爲了人類壯麗的事業，「濺血捨身」，不是想死後「出名」，或者有一塊碑石；英雄的懷抱，是那些只會自肥的市儈主義者所無從認識到的，也是坐「賓虛」汽車東逛西溜的唐林，所無法理解的。英雄的碑石，有是有的，但有一些已被萬惡的反動派毀滅掉了。然而，世間上却有一塊碑石，是反動派的刀鋒，御用文人的筆墨所無法摧毀的，那就是：先烈們的英雄事跡，永遠銘刻在千百萬勞動人民和革命者的心板上，必將有一天，要向吃人的魔鬼徹底清算這筆血債的！

從上列所述看來，「故鄉山水」是一部反現實主義的詩作，是一株毒草。而作者唐林，已沿着反現實主義道路越走越遠，「故鄉山水」即告白了他充當帮閒小丑的角色！

由瘋狗症說起

小兵

狗一旦發起狂來，是非常可怕的。其可怕之處有三：(一)狂吠；(二)亂咬人；(三)傳染瘋狗症，置人於死地。對這種瘋狗，最消極的辦法是避之；其次，是及早爲它找個獸醫（人醫是不行的呀！）；不然，就是乾淨利落地把它槍殺掉。

最近，可怕的瘋狗症，忽然發生在某些人身上。這些人開始時是亂吠，後來則亂咬人，似乎想使所有的人都發狂而致死不可，其來勢可真有點怕人。然而，過了一些日子，仔細一瞧，其實也不過如此。其中最兇（也是最笨拙的）的一個，抬出了“愛國主義”四個大字大倡“有國就得愛”，然後狂吠什麼“繁榮”、“進步”等，最後則搬出“賣國、漢奸”等吃人的名目來，到處咬人，以爲如此一來，便可以把別人置於死地，其實是愚蠢之極。

對於這些人，現在醫學界也未必有什麼特效藥，找個獸醫相信已經是太遲了，避之也不是辦法，最好就是來一個，除一個，乾淨利落；否則的話，后患真是無窮。

然而，此等兇狠，除了最笨的一個外，有的從不露出原形，總是喜歡像見不得陽光的虫豸一樣，躲在陰暗的角落，伺機而出，給人一個防不勝防的襲擊。他們有的打着“現實主義”的招牌；有的裝得很“進步”；有的從不正面罵人，喜歡假他人（尤其是名人）之手以殺人。所以，雖然沖出來了一個呆頭呆腦的，却不可忘記其他的還躲在后面磨刀，還須慎防之。



傀儡政權迫害貧民窟居民的滔天罪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報道〕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美化市容」、改善衛生作借口，去年年底，用暴力強迫吉隆坡鵝嘜巷貧民窟居民遷出他們居住了二、三十年的住屋。要他們去所謂「政府組屋」居住，但這是超出了他們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範圍，因而，迫使兩千多名貧苦居民無家可歸。最近傀儡當局，又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另外兩個貧民窟，迫令其中一個貧民窟的居民這幾天內遷走。傀儡當局揚言這個佔吉隆坡人口三分之一的十多萬貧民窟居民，趕上街頭流浪，或露宿風霜生活的罪惡計劃，今后還要加緊進行。

去年十一月三日凌晨像對敵作戰一樣，並由僞「全國作戰委員會」首席執行官伊布拉欣親身率領及帶劇泥機的「掃蕩隊」、工兵和幾百名荷槍實彈的偽警察野戰隊和幾百個所謂「國家先鋒隊」隊員把鵝嘜巷貧民窟包圍起來，並布下崗哨、設下封鎖線。接着「掃蕩隊」就同打手們一道逐戶行兇，不管男女老少，連拖帶推統統趕了出來。許

多人從睡夢中驚醒，家具和衣物還來不及搬出來，「掃蕩隊」却已經開動巨型劇泥機，橫沖直闖；然後暴徒們點上一把火，把貧苦居民平日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幾百間簡陋木屋燒成灰燼。在這兩千八百多名貧苦居民中，馬來同胞佔三分之一。這些居民都是收入很低的工人、小販、擦鞋工或乞丐。因為窮得租不起屋子住，他們才在貧民窟蓋着簡陋木屋，遮風擋雨。他們能到那裡去呢？因此，在要求無效之後，有些人憤恨到了極點，面對着偽警察的槍口，寧願和自己的房子一起燒為灰燼，以表示抗議。

所謂「廉價組屋」每月租金最少四、五十元，水電費、按櫃金等還不算在內。這些貧民每天的入息尚不足以糊口，付了房租就沒有飯吃，那里住得起偽政權為了圖利而

蓋的洋樓，他們在黑暗的統治下，現在連個棲身之所也不可得了。

偽政權這個滔天罪行，再一次說明所謂「馬來人特權」就是馬來官僚有放火燒毀窮人的屋子，把窮人趕出街頭的特權。貧苦的馬來同胞也和受剝削的華、印族階級兄弟一樣，只有受種種迫害的權利。現在和今后大難又要降臨到其他貧民窟的各族勞動人民的頭上了。什麼「馬來人特權」、什麼「照顧公民」、什麼「為公民提供職業」究竟是什麼貨色，不是一清二楚了嗎？在階級社會里，只有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富人剝削窮人，而沒有民族的分別。所謂「馬來人特權」，在理論上是反動的，在事實上是一小撮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特權。這裏就是最生動有力的說明。至於所謂「美化市容、改善衛生」，更是掛羊頭賣狗肉，說穿了目的不過是為了滿足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地官僚買辦資本擴大投資，剝削我國勞動人民。他們把貧民窟居民趕走，讓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官僚買辦資本家取得廉價的地產，得到發財致富的新門路。無怪近幾年來，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特別熱衷於搞這種不顧窮人死活的一本萬利的罪惡勾當。拉扎克的岳父怒哈所控制的「東南亞物產有限公司」和傀儡政權官辦的「金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偽軍大頭目伊布拉欣親自出馬幹這種骯髒勾當，這個事實本身也說明了掃蕩貧民窟的罪惡計劃和傀儡頭目們的增加銀行存款有着多麼密切的關係。

在這樣的暗無天日反動統治下，貧民窟的各族居民只有團結起來，為保衛自己切身利益而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擊退偽政權的罪惡的進攻，才能有居住、有飯吃，有生活的出路。

英女皇身邊的兩個「榮譽友伴」

走狗為主子賣力，主子則給以獎賞。這本無足為奇，但英帝的伊利沙白女皇在給走狗們的獎賞方面做得頗為出色，不但銜頭奇特，而且很有計劃性；不過也因此顯得露骨極了。

新年里，英帝女皇伊利沙白特為英帝在馬來亞的最忠誠最賣力的走狗——李光耀——僥倖以「榮譽友伴」名銜，於是柔媚的李光耀就搖頭擺尾地「榮膺」了。

據說，這種「名銜」很不易得！非達官顯要、著名學者或者大狗大奴之流就休想染指馬來西亞。傀儡集團之拉赫曼會於一九六〇年「榮膺」此銜，紐西蘭總理何里若、澳洲前總理孟哲斯、英國前工黨首相艾德里、工黨部長辛威爾、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等亦於不同時期「榮膺」此銜。

「榮譽友伴」名銜乃是英帝國主義之玩藝兒，誰最能忠於英帝、最能執行英帝之意旨、最能保護英帝之利益，誰就有希望成為女皇之「榮譽友伴」了。此「榮譽友伴」名銜具有很大之魔力，它既可使受銜者發揮更大的忠心，對英帝作更多的貢獻，又可使受銜者之同類為成為英女皇之「榮譽友伴」而賣命。

自從一九六〇年拉赫曼走狗成為英女皇身邊之「榮譽友伴」後，十年來，拉赫曼走狗不但為英帝盡了不少功勳，而且還有特出的表演呢！「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就是「榮譽友伴」魔力的具體表現呵！而李光耀走狗見拉赫曼走狗膺了「榮譽友伴」自然心不甘，於是奮起直追，立法保護英帝之利益，為英帝收買炮灰，鎮壓罷工工友，壓制人民造反浪潮，十年之後，果然迎頭趕上，飛登「榮譽友伴」寶座。這樣一來，拉赫曼走狗和李光耀走狗就左一個右一個地擁着英女皇更加起勁地為日暮西山的英帝效犬馬之勞。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拉赫曼和李光耀走狗「反革命有功」贏得英女皇的賜封，這事實清清楚楚地告訴馬來亞人民：英帝是拉赫曼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幕后操縱者，而拉赫曼李光耀走狗集團則是順着英帝之意旨而行動的傀儡，他們都是馬來亞人民的敵人。

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運動就是要把這些吸血鬼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



• 16 •



日本三里塚農民繼續開展鬥爭 抗議美日反動派強佔土地建機場

日本六千名工人農民前天在千葉縣三里塚舉行盛大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美日反動派在三里塚修建新東京國際機場。

美日反動派為了在亞洲推進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早就計劃在三里塚修建新東京國際機場。由於遭到三里塚農民和廣大日本人民的堅決抵制，這個計劃遲遲不能實現。美日反動派採取法西斯手段，強佔農民土地，堅持修建機場。為此，激起了三里塚農民越來越強烈的反對，目前這個鬥爭成為日本人民反美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來自千葉縣和神奈川、大阪、廣島、宮城等全國廿多個地方的大批青年工人和學生，聚集在一起，高舉紅旗，同三里塚的農民緊緊團結在一起進行鬥爭，青年婦女以及老農代表等在集會上發表講話，強烈譴責美日反動派，強佔土地修建機場，從事戰爭活動。

持鬥爭，我們將肯定會贏得最後勝利。”

戶村一作讚責日共修正主義集團挑撥工人、農民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破壞農民鬥爭，他強調說：“要使我們粉碎修建機場的鬥爭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對日共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懈的鬥爭。

青年工人、學生和其他到會群衆代表，都在會上發表講話，他們一致表示要同三里塚農民堅持團結，把鬥爭進行到底。集會以後到會群衆鬥志昂揚地舉行遊行示威，示威隊伍在通過機場建築物的時候高呼：“不許修建機場！”、“粉碎日美安全條約！”

目前，三里塚農民和工人學生團結一致，正在進一步加強鬥爭，並且準備堅決回擊政府的鎮壓。

方頻繁主動的伏擊敵人，並且積極地開展宣傳和動員和組織群衆的工作，受到廣大群衆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莫三鼻給愛國武裝

打伏擊襲哨所破監獄 反葡鬥爭取得新勝利

據莫三鼻給愛國武裝力量十二日在達里斯薩拉姆發表的戰報，去年十月和十二月份，莫三鼻給愛國武裝力量在伊拉斯省南部和東部頻繁打擊葡萄牙殖民軍，消滅敵人七十多名，擊毀敵軍車八輛，並且使葡萄牙法西斯戰略村和監獄里的一些莫三鼻給人獲得自由。

戰報說：在這期間莫三鼻給愛國武裝力量對葡萄牙殖民軍進行伏擊和地雷戰的次數比以前增加，同時還襲擊了敵軍的一些據點，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戰報說：十月十七日和廿二日，莫三鼻給游擊戰士先後在曼達爾維、馬地普公路上伏擊敵人和襲擊了敵人在曼達爾維的哨所，打死敵軍多人，燒燬了曼達爾維哨所的軍械庫。十月十七日，游擊戰士還襲擊了在馬山比奧的敵軍哨所，並且使被監禁在那里的許多莫三鼻給人獲得自由。



社論接着論述了當前的大好國際形勢，指出：北加里曼丹人民從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鬥爭經驗中得到了鼓勵，我們走武裝鬥爭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堅持以人民的武裝來打敗英國和馬來亞反動派。

社論說：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總結了自己十八年的鬥爭經驗，認識到，要實現北加里曼丹的徹底解放，就必須完成建黨、建軍、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三大任務。毛主席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社論說：組織一支人民的武裝，這個偉大的任務，已經歷史的負在我們偉大革命者身上。我們堅決地在大辦學習班、大學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整頓組織的基礎上，大力開展群衆工作，積極努力地把群

衆武裝起來，逐步的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

北加里曼丹《解放報》的社論說：毛主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因此，我們要堅決相信群衆，依靠群衆，到他們中間去，盡一切的努力，創造一切的條件，利用各種有效的形式去團結教育群衆，武裝他們的頭腦，為建立一支紅色的人民軍隊而作出自己的貢獻。

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報道

人民解放軍積極動員 群衆不斷主動出擊

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廣播，泰國人民解放軍最近在各地主動地伏擊敵人，並且積極開展宣傳和組織群衆的工作取得了新的勝利。

電台說：最近，泰國北部彭世洛府人民解放軍在那空泰縣半芭懷春地區英勇伏擊美國他儂集團的武裝巡邏隊，打死打傷敵人五名。這次戰鬥勝利結束以後，這支人民解放軍伍，接着又在半芭懷春敵人營地附近打了一場出色的伏擊戰，消滅敵人十多名。

電台說：一月三日，人民解放軍在泰國南部勃他倫府直轄縣勇敢的伏擊一支美國他儂集團的警察隊，打死打傷敵人兩名。

泰國人民之聲電台說：最近泰國人民解放軍還在泰國其他許多地



尼克松的教師爺

美帝國主義侵越戰爭的慘重失敗，使尼克松突然變得謙遜起來了。這個美帝國主義的頭目把一個默默無聞的英國佬湯普遜請到華盛頓待為上賓，徵詢他關於侵略越南的意見。

湯普遜是五十年代，英帝國主義鎮壓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的一名創子手。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他出任英國駐越南傀儡政權的顧問團團長。在這五年中，湯普遜親眼看到了肯尼地對越南的特種戰爭是怎樣破產的，約翰遜推行的逐步升級又怎樣使美帝侵略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一步步的陷入滅頂的困境。湯普遜御任回到英國以後，精神鬱鬱的寫了一本書題目叫作“在越南沒有出路”。

在倫敦書攤上湯普遜的這本書銷路冷落。連美國報紙也說他是不大受人注意的。可是正熱中於侵越戰爭越南化的尼克松讀了以後，對這個馬來亞人民的手下敗將肅然起敬。去年十月間，尼克松把湯普遜請到美國，親自招見。盡管美國在越南有一個龐大的大使館和各級軍事機構，尼克松對自己手下的這批文官武將却信不過，認為有必要請湯普遜出馬，讓他前往南越，就那里的局勢提出一個“第一手的誠實的和完全獨立”的報告。

湯普遜受寵若驚，他趕緊飛往西貢，在那里進行了五個星期的調查。去年十二月三日，他向白宮送上一份自稱據鑒的報告。在馬來亞進行的心理戰的湯普遜當然摸透了尼克松的心理，出自心靈他在報告中寫道：美帝國主義對越南的侵略“勝利之勢已成，不過最需要的是信心。”聽到了這幾句話，尼克松喜出望外，他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的電視講話中把這一類話全都引用上了，並且故弄玄虛，宣揚湯普遜在報告中還向他提出了若干“建設性的建議”，而這些“建議”是絕不能透露的。

湯普遜有什麼高明的戰略戰術呢？從美國報紙介紹的他那本並不暢銷的著作中，可以窺見一般。據《星期日明星晚報》透露，“湯普遜主張在越南推行一種長期進行武力的少花錢的戰略”。簡而言之，就是建立一個所謂‘強有力的越南政府’——即傀儡政府。在軍事上主要依靠所謂‘民主主義的部隊’及土著偽軍，首先保障向西貢、順化和峴港這些關鍵地區的實際安全，並且逐漸擴大他們的安全圈一直到它們連在一起為止。把越南南方的解放軍同當地人民隔離，使他們喪失士氣，力量削弱。最後為了使這種戰略產生效力，美國必須無限期的保留他在越南的駐軍，不過可

以減少，可以按時撤出。”

這就是湯普遜自以為可用來對付人民戰爭的十八般武藝，他進獻給尼克松的錦囊妙計也無非是這麼幾條。其實湯普遜的那一套是美帝國主義早已在越南採用過，而宣告徹底破產了的東西。這就是肯尼地在越南實驗多年的“特種戰爭”，以及約翰遜政府時期被稱為“智囊”人物提出過的形形色色的建議，例如什麼“墨跡戰略”等等。湯普遜把這些破爛拼湊當作新發明。而竟能博得尼克松的讚賞。他說，“湯普遜的報告內容同他從美國在越南的軍政顧問所得到的報告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尼克松為什麼要把湯普遜捧到了天上呢？大概是湯普遜當年在馬來亞充當英國殖民軍的

小頭目的時候，殺人不眨眼，手段狠毒，因而贏得了一個所謂“反游擊戰專家”的頭銜。

但是，湯普遜在馬來亞鎮壓人民武裝鬥爭的所謂經驗，比如他所推行過的什麼“老虎行動”、“聲將攻勢”等等，只不過是英國殖民者走向坟墓的一塊塊墓碑。今天，堅持了廿多年革命戰爭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正在勝利地展開攻勢。不久以前倫敦每日電訊報發表過一篇文章，“馬來西亞對游擊的恐懼”。這個題目就把英帝國主義和馬來亞反動派那種胆戰心驚的精神暴露無遺了。“反游擊戰專家”的湯普遜在馬來亞被打得喪魂落魄，英國殖民軍也灰溜溜地從這個地區滾回英倫三島。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松甘願屈尊就教，把湯普遜當作教師爺，這是一種突出常規的表現，它反映美帝國主義焦頭爛額，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和平民主新階段”

“和平民主新階段”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所鼓吹的一個徹頭徹尾的階級投降主義的反動政治綱領。

一九四六年，當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鬥爭，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的時候，中國面臨着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大決戰：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是要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同美蔣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從而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但是，劉少奇這時却推出臭名昭著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謬論，他認為：戰後“全世界是個和平民主團結的世界”，“全世界的和平建設階段來了，不打仗了要搞和平，還是持久的和平”。他還三番五次地強調說：“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變為非武裝的、群衆的議會的鬥爭”，“

一切政治問題要和平解決”。在中國，“可能不再經過內戰達到民主革命成功，基本成功是經過憲法，成立議會”。他竟然瘋狂地鼓吹“要會作宣傳，會演說，會作選舉運動，要大家投你的票”，“平津我們槍桿子未打進去，要議會鬥爭弄得，可以用選票進去”。在此同時，他還要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要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一”為蔣介石的“國軍”“取消人民武裝”。

這些謬論不就等於疑人說夢話！怎麼能够設想，在美蔣反動派的法西斯專政之下，憑三寸不爛之舌，就能發動起什麼民主的“選舉運動”，就能制訂出體現出無產階級意志的憲法呢？劉少奇的目的是想把剛從日本法西斯殖民枷鎖下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重新推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





祖國遠方兒女 向為祖國的統一和解放 而鬥爭的人們致敬

在光輝的一九七〇年來臨之際，黨收到被迫遠離了親愛的祖國——馬來亞的同志，聯名寄來的賀年卡和賀信，向為祖國的重歸統一和解放鬥爭的全體革命同志致敬，並祝願在新的一年里繼續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去爭取更大的勝利。

賀信說：「我國各族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的配合下，認真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不斷取得光輝的成績，給了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嚴重的打擊；給了帝、修、反嚴重的打擊，具有支援亞、非、拉各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國際意義。」

賀信說：「在新的年代里，我國各族革命人民必將緊密團結，繼續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力開展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積極支持和參與馬來亞民族解放的武裝鬥爭，把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推向新高潮，在打倒美英帝、打倒蘇修、推翻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實踐中取得更大的勝利。」

蘇修對馬來亞文化 滲透的又一例証

近年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人民的革命鬥爭的顛覆活動是極其猖獗的形式是多方面的。他們除了對馬來亞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滲透和侵略外，還進行了文化方面的陰謀活動。

最近，蘇修叛徒集團派來了一個「蘇聯列寧格勒芭蕾舞團」，這個芭蕾舞團在新加坡舉行過三天公開演出，加緊了蘇修對新加坡的文化滲透，把蘇修叛徒集團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主奴關係拉得更緊了。

李光耀傀儡集團對於「蘇聯列寧格勒芭蕾舞團」在新加坡公演給予熱烈歡迎和種種優待。公演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所謂「國家劇場信託委員會」還特別為「蘇聯列寧格勒芭蕾舞團」全體團員設立宴會，加以款待。會上「國家劇場信託會主席吳寶星奴顏卑膝地說什麼：『

歡迎蘇聯能有更多文化團到新加

黃革同志來信向黨問候

在中國從醫的黃革同志，來信熱情地向黨問候，並表達了對當前國內外革命形勢的樂觀分析，來信對馬來亞革命事業深切關懷，對林順成等為馬來亞革命事業獻身的烈士倍加讚揚。

來信說：「當前整個世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世界各國人民正在起來，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久了。」

來信指出：「中國人民廿年來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世界人民的勝利，也是我國馬來亞人民的勝利。在我國，當前也是一片大好形勢，北馬的戰火越燒越旺，繼高烏、純篤戰役之後，今年上半年消滅敵偽軍數目大增，民族解放軍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根據地和游擊區正在鞏固和擴大，敵佔區的群衆斗争一浪高過一浪，嚴重地威脅着傀儡政權……」

來信在談到傀儡政權「五·一三」大屠殺時說：「這是馬來亞史無前例的法西斯大屠殺，我們在華的同志無不感到憤怒，血債要用血償還！具有革命優良傳統的我國各族人民必將積極響應光榮的馬來亞

坡演出」，同時，他又說什麼「新加坡也希望不久能夠派出文化團到各國訪問包括蘇聯……」

幾天後，蘇修駐星加坡 I·I 雪弗羅諾夫也在一次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時無恥地說什麼「希望星蘇之間關係日趨緊密，並希望新加坡多派一些藝術團到蘇聯表演」。接着，他還胡說什麼「在蘇聯沒有階級之分」同時還介紹了在蘇修統治下的蘇聯人民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美好」。

上述事實說明，蘇修叛徒集團正加緊對馬來亞進行文化滲透，企圖在「文化交流」的烟幕下，從事在馬來亞人民之中灌輸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腐敗墮落的思想，毒害馬來亞人民，以便達到削弱和破壞馬來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罪惡目的。

新春革命文藝晚會 展期啓事

左翼團體聯合舉辦的新春革命文藝晚會原訂於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兩晚假社陣淡申支部舉行。茲因在工作中有兩個團體於中途退出演出籌委會的一切工作，對演出工作產生很大的影響和困難。

現在，演出籌委會從加強團結的願望出發，從做好革命文藝的願望出發，決定排除艱難，堅持演出，並把演出展至二月廿八日（星期六）及三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半假社陣淡申支部舉行。敬希諒解，特此告知。

星島左翼團體聯合舉行新春革

共產黨六·三〇的偉大號召：馬來亞各族人民行動起來，積極開展人民戰爭，參加解放軍，擁護解放軍，武裝起來建立自衛力量，堅決反擊敵人的迫害和屠殺。團結起來，打倒英帝、美帝、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倒拉赫曼、拉查、李光耀傀儡政權，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在談到林順成烈士時，來信說：「林順成烈士是我國人民典型的優秀兒女，在林順成烈士身上也看到了祖國人民在為爭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頑強革命意志，他將永遠鼓舞着馬來亞人民繼續戰鬥，也鼓勵着我們在華的同志繼續革命。」

來信最後表達了南京部分馬來亞同志向黨問候的情誼，同時附帶聲稱：「堅決支持和擁護社陣把馬來亞人民最可恥的叛徒、敗類林清祥開除出黨。」

命文藝晚會演出籌委會 發
1970年1月21日

（接第三版）

與了一場塗寫標語的行動，把馬來亞共產黨在元旦所發出的偉大號召及時地宣傳到人民群衆中去，充分體現了他對革命的熱誠與忠心。同時，他也非常關心同志、愛護群衆，喜歡幫助別人。就在他發生意外的幾天前，還協助了兄弟單位趕做幼兒班上課用的桌、椅以及粉刷板壁等。去年的十二月十日，當波東巴西等地區發生嚴重水災時，他一得到黨的指示後，馬上便和同志們一道，趕往災區進行救災，做福利工作。

本來，郭志賢同志是不會這麼快就離開我們的。但是，由於黑暗社會制度的使然，院方對待志賢同志的傷勢，表示冷淡、缺乏照顧。在他被送抵醫院的一段時間內，並未獲得即刻的、必要的搶救。志賢同志因為流血過多，終於和我們告別了。

「壯志未到身先死」，郭志賢同志雖然在工作中犧牲了，但他對革命事業的崇高願望尚有待於實現。黨支部特為此而舉行了「追悼大會」。在當晚的會上，同志們進一步認識和學習郭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外，還熱烈、激動地控訴了舊社會迫害人民的罪行。嚴厲譴責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團之反動統治，並一致認為只有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政權，把腐朽、罪惡的舊社會徹底砸爛，才能使人民過着幸福的生活。



黑暗的馬來亞

火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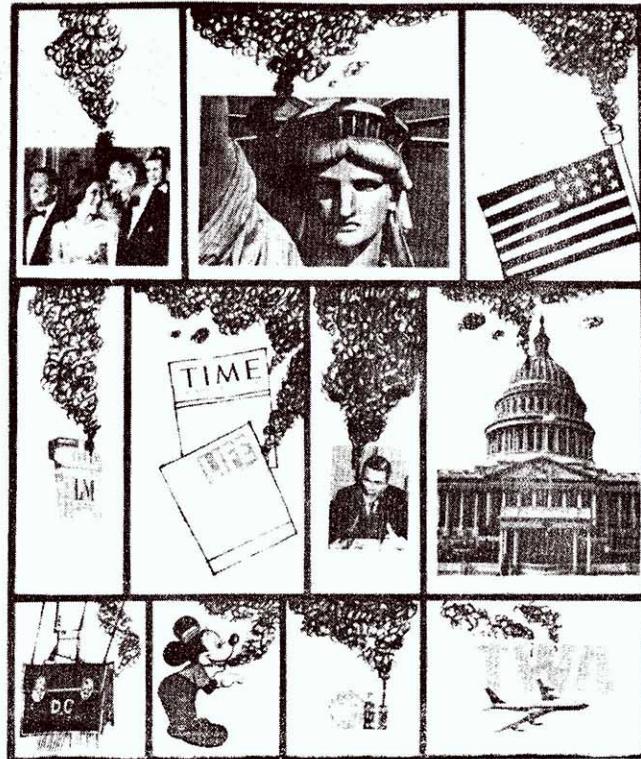
——激潮——

在南越骯髒的“毒氣戰”

阿聯毛希丁·萊巴德

(亞非優秀反帝漫畫選)

THE DIRTY GASWAR IN S. VIETNAM,



中國紙刻



盲人熱愛毛主席的寶書



盲人學習的革命寶書。毛主席著作。這是工人們正裝訂供感情，出版大量高質量的供盲人學習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北京盲文印刷廠的革命工人，懷



◇*◇*◇

的革命寶書。
人組的工人得到了新出版的供盲人學
澤東思想。這是北京市東城區紙箱廠盲人
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熱愛毛
毛澤東思想照亮了盲人的心，盲人

※※※※



解放軍護士陳淑清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
◆ 瘫瘓十七年的貧農女社員陳業芳和人民

站起來了。這是她參加生產隊勞動的情況。
右二）經過二十七天的新針療法治療，終於



針灸療法的功能